

回家过年



履痕点点

□周慧芳

有的人如同植物，一辈子扎根一处；有的人像动物，四处游离。而我只是一只鸟，羽翼丰满后毅然飞离家乡，在他乡流离漂泊。于是每年春节，我就像候鸟，加入到中国史上最浩荡最壮观的人口大迁徙的队伍中。

十年前的春节前夕，我们在寒气沁骨的晚上哆嗦了一夜，换回来一张硬座票和一张站票。赶火车时我夹在人群里被挤得几乎脚不沾地，汹涌的人潮将我推上了车。车厢茶几边、过道里、洗漱间、厕所旁密密麻麻挤满了人，伸个懒腰都会碰到旁人；上厕所要

在人堆里见缝插针地挪，来回得一个小时。夜幕渐沉，喧闹嘈杂的车厢渐渐安静下来，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始终弥漫着方便面、老干妈，掺杂着脚臭味和廉价香水的味道，而且浓得化不开。我们只有一个座位，老公心疼我执意让我坐着，他拿份报纸当坐垫，然后趴在我膝盖上睡去；我背靠座位脑袋一会儿向左滑，一会儿向右倒，凌乱睡不着成形的觉。夜半恍惚醒来，车厢里柔和的灯光洒落在人们疲惫不堪的脸上。十六个小时的车程仿佛没有

着人们去向一个个未知的地方。

运气好的时候，也能买到卧铺票。相比硬座，卧铺算是享受，虽然拿东西必须向俯着背，中铺上铺还得爬上爬下，但毕竟拥有了一个平方的空间。我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和老公一边聊天，一边吃些小零食。火车在一幅绵延不绝的画卷中穿行，我贪婪地看遍一路风景：远山含黛，江河迂回逶迤……短暂的旅行，像是对平淡生活的出轨，纷扰人事、如影随形的压力，被火车的沉重碾过后轰然无痕，心情就此换装。床铺仅容一个人躺下，

闭着眼感受着火车有节奏地微微晃动，像极了儿时的摇篮，在母亲的低吟浅唱中一次次坠入香甜的梦乡。

后来有了自己的车，老公便兴奋地计划着开车回家过年。没有了红绿灯的阻隔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路欢驶，看着各种车辆从旁边纷纷绝尘而去，像是在奔赴一场安全的冒险，有些小刺激和紧张。但自驾车最痛苦的是在服务区过夜，裹着被子窝在座椅里，将身体蜷缩成胎儿在母亲子宫里的模样昏昏沉沉地睡着。很快就会被冻醒，全身冰冷，四肢百骸变得僵硬酥

麻，半天动弹不得。因为我不开车，只能负责给老公讲故事聊八卦提神醒脑。路旁无数标识牌一直指引着家的方向，从上海到湖南，1300多公里，老公一个人足足开了36个多小时。

我们像一对不死鸟，就这样一路振翅不肯停歇，餐风饮露，穿过万里层云，飞越千山暮雪，在家乡收翅落下时已烟尘满面，但是值得。只为推开家门那一刹那，看到两鬓飞霜的父母眉眼含着笑，粉嫩可人的女儿伸手要抱抱，家人轻声一句：“回家过年啦！”便温暖满怀。

再啖大锅饭

□赖云青

岁岁年夜饭，今岁却特别。

在一个雨雪霏霏的晌午，被亲友邀至嘉定城外一间农舍。房内四周陈列一些蔬菜瓜果、鱼肉荤腥的食料；当中砌巨灶一方，上置大锅一口。灶膛内柴火烈火，锅里汤汁翻滚，屋内热气氤氲。我们一进门，寒冷便抛在身后，忙着脱帽解衣，几家亲友围着灶头，十余人绕坐了一匝。女士们动手将屋内的山珍海味渐次投入沸腾中。

主人持长勺分而食之前，致言道：今日请各位吃一顿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大锅饭，而放进这大锅里的，全是绿色的食材，不是经过某种加工过的食品。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如今还得加一条“食以安为先”！说得大伙欢声四起，食欲大振。

其实，这是一种改革型的“火锅”吃法，有火锅之利，而无火锅之弊；有大锅饭之形，而无“大锅饭”的旧意！这种新颖的吃法，真可谓让友情、亲情、爱情共长盈一室，欢声与蒸汽齐飞。此乃岁末别致的“大锅年夜饭”也！

贴福求吉祥

□吴光耀

火红的春节，少不了“福”字，民间传统习俗贴“福”字是为祈求吉。

据传，民间贴“福”字之风始于姜太公封神之时。各路神仙分派妥当之后，姜太公的老婆也来讨要神位，姜太公无奈，便把她封为“穷神”，并规定凡是贴了“福”字的地方不能去。于是老百姓便家家贴“福”字，燃放鞭炮，驱赶这个不受欢迎的“穷神”。

民俗专家指出，“福”字有四种意思：一是“寿”，即长寿，长命百岁；二是“富贵”，即财多物丰；三是“康宁”，即健康无疾患；四是“德厚”，即德善有道。贴“福”字还有三种意义：一是“顺”，新年伊始贴福字，祈求在新的一年里能一顺百顺，诸事如意，吉祥并臻。二是“保佑”，贴上福字能求得保佑，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。三是“创造幸福”，贴上福字是告诫家庭成员，在新的一年里，全家人要团结一致，同心协力，创造一个幸福家庭。



书海墨香

对方，不需要很有钱，不必英明神武；是否才华盖世，亦不重要；似不似玉树临风，也无所谓。只要他对你好，事事以你为重，普通人已经够好。

——亦舒《对你好》



又是一个红大年 李华成/摄

岁末年糕香

□唐瑞清

以前一到年夜熬根，上海农村装糕算得上是桩要紧事体。许多人家会煮上十多蒸、几十蒸，叠进簋里、栲栳里、篮头里。隆冬腊月耐以存放，好笃姗姗吃到第二年开春。

外婆屋里装糕，从淘米浸泡椿粉、磨豆沙沥干炒熟，到剥脱枣子圆敲碎核桃壳取用果肉、加放蜜饯、点缀红绿卜丝，再搭配几块糖拌猪油，辅料丰富，十分考究。当时我年小嘴巴馋，常会抓上一把核桃肉吃，外婆从来都眼开眼闭。只是到上灶蒸糕辰光，听我在一旁叽叽喳喳会受不了，把我撵跑。她说装糕的时候应该闷声勿响，否则要蒸不熟的。

问她为啥？只说是历来规矩。这个规矩直到我长大亲自装糕后，才觉得打破它也无大碍。因为在蒸的时候，我总是说说笑笑没有刻意拘束，而出锅的米糕却蒸蒸熟透，不带点僵生。

后来外婆村庄的人口都农转非搬进了居民楼，过年想装糕摊不太开场面，开始变得疏冷起来，外婆心里也空落落的不大习惯。我脑子活络，拎了把钢精壶，找白铁匠按尺寸敲二只蒸桶，对她讲，照样画葫芦同样可以装糕的，就是成品糕的开面比原先大灶头上蒸的缩小交关吧。

年年过年，我年年用这套工具装糕，早已成为行家里手，可以炫耀，非

常自豪。可是儿子发调头不大尽人意，让我扫兴。他说想吃糕，市面上比比皆是出钱买就是了，你能吃几蒸？装糕工序繁琐，何必自寻麻烦，吃尽此力，屋里又铺展得一塌糊涂。他哪知我心思，我装糕是图个过年的气氛。平常里邻居裹了粽子、煎了韭菜塌饼、包了荠菜大肉馄饨等美食老往咱家端来，让我分享。小赤佬，你懂啥？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！我白他一眼：可惜我空有一手装糕好技术，到你这里要断档了。

儿媳倒乖巧，见我唬沉着脸。说，老爸，别听他的，今年我跟你学装糕，累管累，一定也蛮开心。

微清小雅

□楼耀福

杨祖柏为我刻闲章，我给了他“微清小雅”四个字，边款：“徐渭行书《煎茶七类》云：煎茶虽微清小雅，然要领其人与茶品相得。”

徐渭，山阴（今绍兴）人，明代著名文学家、书画家，所创青藤画派让以后的八大山人、扬州八怪、吴昌硕、齐白石深受影响。郑板桥称自己“青藤门下走狗”，齐白石“恨不生三百年前，为青藤磨墨理纸。”他自言“吾书一诗二文三画四”，诗文独步明代学界，袁宏道《徐文长传》说：“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，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，故其为诗，如嗔如笑，如水鸣峡，如种出土……”“先生诗文崛起，一扫近代芜秽之习，百世之下自有定论。”

徐渭一生嗜茶，写过不少茶诗，极有意境，如《茗山篇》：“知君元嗜

茶，欲傍茗山家。入涧遥尝水，先春试摘芽。方屏午梦转，小阁夜香赊。独啜无人伴，寒梅一树花。”去茶山安家，品小溪涧水，早春摘嫩芽制茶，夜晚独在小阁啜茗，与窗前一树梅花对话。茶香与梅韵互为交融的清雅，真令人心驰神往。

徐渭每得友人赠茶，常以诗文抒写心中欣喜，如《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》：“虎丘春茗炒烘蒸，七碗何愁不上升。青箬旧封题谷雨，紫砂新罐买宜兴。却从梅月横三弄，细搅松风地一灯。合向吴侬形管说，好将书上玉壶冰。”以青色竹箬包装，秉烛独饮，细啜品味，在“梅花三弄”古韵中，用宜兴紫砂壶冲泡，看茶汤澄明芬香清澈如玉壶冰，沉醉其中，借助一管横笛表达令人迷醉的清香。

徐渭一首古风《陈长公饷日铸

茶》：“日铸标枪芽，月团卷旗避。纤甲报旧条，采针绿新芽。”在盛赞家乡所产日铸名茶的同时，记录了蒸青茶的龙团凤饼在当时已退出舞台，取而代之的是炒青法。“纤甲”“采针”形象地形容日铸茶一旗一枪的形态，反映了明代制茶史上散茶炒青的兴起。

关于徐渭与茶的传说，最生动的莫过于写扇赌茶。徐渭获友钟元毓所赠“后山茶”兴奋不已：“一穷布衣辄得真后山一大筐，其为开府多矣！”“后山茶”产于上虞后山，“开府”为四川有名的蒙山茶，徐渭认为这后山茶决不逊于蒙山茶。钟元毓家境豪富，因仰慕徐渭才情，两人至交。一日，打赌游戏，钟输，交后山茶一斤。徐输，则替钟写十八把扇面。徐渭见有好茶诱惑，虽年已古稀，却一口答应，并写字条为凭。终究徐渭疲惫不堪：“你的茶

契我烧了，我的扇债你也免了吧！”

与许多生性狂放，不媚权势的才子一样，徐渭一生坎坷。

他曾入狱七年，出狱后已53岁，晚年常“忍饥月下独徘徊”，潦倒不堪，穷困交加。“几间东倒西歪屋，一个南腔北调人”，如今绍兴青藤书屋的一副对联是徐渭凄惨困境的真实写照，死前唯一一狗与他为伴，床上连席子都没有。

我不知道这位“放浪曲蘖，恣情山水”的艺术奇才，1593年与世长辞时，他的茶罐里还有没有他所喜爱的后山茶、日铸茶，或许有，或许没有。但他的《煎茶七类》行书卷，他的《陶士烹茶图》，他的《茗山篇》、《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》，却成为不朽。

“微清小雅”，你我爱茶，切记“其人与茶品相得”。



闲人茶话



履痕点点